

享高壽衆皆不及也時權旣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己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我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云星夜來奔喪哭拜于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瑜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誨導瑜頓首曰願以肝膽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子兄有言何事

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爲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可以師傅之禮待之瑜爲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曰是誰瑜曰此人胸懷曠畧腹隱機謀生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求補助其家有兩困穀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卽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租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便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

今本已先  
全通將以  
張子布

見之士





坐肅問其故喻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召  
吾往巢湖吾欲就之喻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  
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  
事勢當其眉數終成帝業以協天心是烈士舉龍附鳳馳  
鶩之秋吾方建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  
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  
日衆人皆散權留雲南共飲同榻長足而卧至夜半權問  
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  
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起臨故尊事

無敵爭名  
少有成事  
陳壽評

將軍而不效者以獲利爲害也今之曹孫可此項事也  
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  
卒除爲將軍計惟有覬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衆規模如此  
亦自無嫌何者非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勸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  
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莫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  
也肅曰古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權大  
喜披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將  
肅老母衣服鞍馬若處受用昔時周瑜爲督肅肅乃薦一  
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邇尚書明左氏

無敵爭名  
少有成事  
陳壽評



吳

春秋事母至孝，琅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推  
甚敬之，拜爲上賓。瑾勸權勿逼袁紹，且賴曹操後却圖之。  
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  
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  
非古義，君其不克。」成讐、孫瑜、孫權、孫尚、孫皎、孫皎、孫皎、  
卽封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爲會稽都  
尉，資卽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令與張昭同理  
政事。既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一人，合記長此人居  
上虞，乃吳郡吳人也，姓顧名雍，字元嘆，乃漢中郎將蔡伯  
禽從弟。其人少言，不飲酒，嚴整，正人，權以爲高士，行太  
學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漢得民心，太謙，屢震，固見表。

總評

孫郎不信于吉，亦是英雄之見，不比今急道學先生。

口攻異端，妻子稍有疾病，便請和尚道士念佛看經，  
修齋做醮也。卽有自立者，老婆做主，不輸他，不從也。

○魯子敬所見，卽孔明隆中之言也。真是英雄之見，畧  
同人知孔明不知子敬，亦聞見相沿耳。凡讀史者定



須自出服目乃是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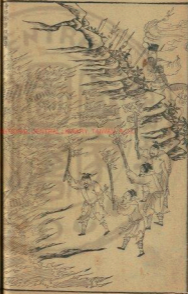
周瑜魯肅諸葛瑾張紘顧雍彼此引薦重君子也嗟彼小人媼嫉妬忌竟可懼也真可憐也



須自出服目乃是丈夫

周瑜魯肅諸葛瑾張紘顧雍彼此引薦重君子也嗟彼小人媼嫉妬忌竟可懼也真可憐也





第三十四回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軍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  
 引文武等官，盡數七兵，得七萬人。救官渡來迎，敵留荀彧  
 守許都。先說袁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候，以待  
 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遂紀諸曰：「主公典仁義之師，田  
 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眾官告免，遂枷扭送獄。恨曰：「待  
 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  
 至陽武，陽武古地名，今屬開封府。下寨。沮授諫曰：「非軍雖衆，而勇猛不  
 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且廣南軍無糧，利在急戰。」

一、引、量、不、後、者、用、不、到、原、是、動、落、竟、是

江、校、甚、道



皆見與北  
孫則也河  
云與下  
者所是之  
也漢耳

皆見與北  
孫則也河  
云與下  
者所是之  
也漢耳

非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固日必斬汝又敢如此  
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盤問罪紹  
前後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迴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  
士商議荀攸曰非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  
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  
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  
非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合排成陣勢殺氣冲天征塵蔽  
日非軍中審配教操弩手一萬人伏于兩翼弓箭手馬軍

五千伏于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非軍中盡鼓三通表紹  
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  
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人叫請曹操打話南軍  
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  
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于  
天子之前請奏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欲反  
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  
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  
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郃來迎二將于陣前鬪  
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奮怒揮刀縱



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輪贏，曹操陣內夏侯  
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非軍陣，審配在將臺上  
看見曹軍來衝陣，叫放起鐵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  
箭手齊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擋，望南急走。袁紹驅  
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  
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  
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  
昌可得矣。」紹從之。于各寨內選滿有方軍人，用鉄鍊土擔  
齊來曹寨邊壘上，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  
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有山，爲之險要。因此難行，曹

操見表軍壘上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突，被審配弓  
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  
座，上立高檣，分撥一半弓弩手于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  
懼，皆頂牌遮箭，守寨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伏  
地。寨中亂竄，寨外非軍呐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請謀士  
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連夜  
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  
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拽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  
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非軍皆斃  
其車爲霹靂車，由是非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



千部是也

令軍人用鉄紙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裝爲掘子軍營中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探又問于劉驥驥曰此是非軍明不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探曰何以禦之驥曰邊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紹軍不遇操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欲棄官渡還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曰

八月廿六日

奉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衆聚于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但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伏以公之神武明智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効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无部將史演獲得井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



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遲糧車苟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縱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烧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索紹軍望見西井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車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

軍到圍下夾攻殺散非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軍

曹操大喜賞勞了賞分出一軍于寨外紮營為犄角之勢

却說索紹募兵救得些小糧食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

官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

心為果乃屯糧草之處

索紹曰吾等業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

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

十年非不能也汝當盡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

審配辭去索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莊元進騎督韓

嵩于呂威瑒趙儼等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





抄入以  
等八字  
等又  
等不

字

抄入以  
等八字  
等又  
等不

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徵荀彧任虞措辭極貧星夜馳赴軍前稜濟使命出來許不二十里被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攸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能啖財量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為謀士遂取密書來見表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驅起軍馬直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昌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曹操可擒也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謀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

謀也紹不聽攸曰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遷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賄賂盡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已盡皆救下獄中鞠問俱皆招認明白紹大怒曰豈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獻計策也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啜賺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友道吾不能容物惟且寄頭在項叱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何自死耶表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所擒耳主



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以避表紹殺身之患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單王表紹合休有詞曹詩曰本初屈指定中軍官渡相持勸虎牙若使許攸財用足山河爭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許攸被索紹叱退滿面羞慙欲尋自盡左右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拏住攸叱之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去報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聽報入大寨報方解衣歇息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交雙履足出迎之這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遠來吾事濟矣乾轉門大笑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表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破紹之計攸曰吾教表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表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操下拜曰表紹勢大不可當之願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

光緒老書

魏其齊家



老婦到矣  
不覺驚  
死人

計後不

失於大

志

相欺也。越步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噴，尚容實訴。運至軍中，糧斛可支三月。佞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申露，遂閉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彼應聲曰：休得如此。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以知之？佞取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驚，問曰：何處得之？佞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願賜教誨。佞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佞有一策，不過三日，使秦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操曰：秦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于佞。佞曰：秦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帝烏巢，願索紹營北四十里，今掘溝于堽，爲將軍運穀使賊又得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秦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差使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相待。留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程曰：秦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詐，汝之計耳。操曰：非也。許佞此來，吾便知天敗秦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許佞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却取于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彧賈詡



曹洪  
待許攸  
曹洪守大寨  
夏候惇  
夏候惇  
一軍伏于左  
曹仁李  
典一軍伏于右  
以備不虞  
嚴毅張遼許褚  
在前徐晃于禁在  
後  
操自引諸將居中人  
銜枚馬勒口  
前後五千人  
黃昏離  
官渡進發  
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星亮滿天  
沮授  
在軍中與監者曰  
今夜衆星兩列  
我欲觀象可引吾出沮  
授仰面觀之  
忽見太白逆行  
行侵犯斗牛之分  
按大驚  
宗見  
表紹是夜  
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  
報報經喚入問之  
授曰  
今夜仰觀天象  
見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間  
流光射斗牛  
之分  
必有賊兵劫掠于後  
烏巢屯糧之所  
不可不嚴備  
速  
遣精兵  
徃將于間道山路  
掘之  
免被曹操之策  
蓋表紹叱

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見吾身死大叱監者曰  
令汝禁固囚之  
賊敢放出  
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  
朔  
喚人捧沮授去  
授出喚曰我軍皆亡在旦夕  
吾屍骸不知  
汚何處  
土地掩恨而去  
靜軒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及見讐  
獨夫表紹少機謀  
烏巢糧盡根基換

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時淳于瓊等新長糧草  
遂收屯住  
只與諸將飲酒  
醉後  
臥于帳中  
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百蕭而行  
二更左側前  
過表紹別寨  
寨兵問之  
應曰大將請音  
奉命往烏巢護糧  
非軍看之  
果是自家旗號  
從間道小路  
速運前進  
凡過數





處皆云蔣奇漢糧你我相推並不阻當及到烏巢四更已  
盡操教東草軍士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  
酒未醒跳起便問爲何喧問早被校拖翻元進趙獻  
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  
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  
向前殺死者遍地火燭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睦趙  
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  
去耳鼻斷去手足縛于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表紹聞  
軍報說正赶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  
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花殺賊軍郭圖曰張

此言如何  
其人

此言亦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此言甚

命之言未是今欲劫糧自探必是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  
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  
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  
多算外出須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救瓊等見擒  
吾屬皆爲虜矣烏巢一失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  
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表紹使張領高  
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進去救烏巢  
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畫李表軍旗幟偽作淳于  
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  
過蔣奇軍問皆稱烏巢敗軍回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

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青休走措手不及張遼斬蔣青于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青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青已自殺散烏巢兵下表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非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非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敗軍還營表紹收聚殘軍馬歸營寨淳于瓊等耳與皆無手足盡落也運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所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新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下表紹前請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中欣喜竊謂曰何為出此言也曰臣等見張郃降曹之意去舉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殺之使至高覽問曰與我等如何使曰未知其意覽掣劍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者欲往何之覽曰表紹為上不寬信聽讒言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為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反心亦變為善矣遂開門接入郃覽郃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表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更可見

去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更可見

三國志

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郃字雋，又河間鄭人。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之甚厚。表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多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操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其數。平明各自取兵，紹軍折其大半。荀彧獻計于操，可伴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棗，去攻鄆都。一路取黎陽，斷表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表紹驚惶，必分動兵勢。遣兵分動，得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四處伴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華誠曹芳分兵兩路一路取鄆都，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素尚分兵五萬救鄆都。鄆都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探聽，知表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非軍變動，俱無戰聞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表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素諱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追趕表紹，紹急渡河。因下兵合至，各各爭功。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僞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





決事

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殿足給賞將士于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彧曰可遂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盡皆焚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番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

贏得山河付子孫

亂軍中沮授不能脫袖槍來見曹公公去與授議教取過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劫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殺父母弟

絕命表氏若蒙公饒愛速還恩死為報操曰若早降是了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于營中盜馬欲歸表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歎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讚沮授詩曰

河非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凌辟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

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程表紹未知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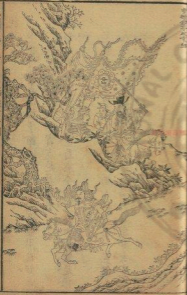
起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

辰歲共首尾一年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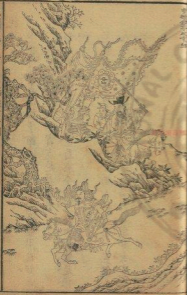
三國志  
總評

本初自非孟德敵手。卽聽許攸之言亦無用也。勿遂以成敗爲攸一人口實。方是具眼者。要知國破家亡消息。止看本初所作所爲。便是樣子。  
老瞞將私書燒却不究。此安肅士妙訣。若一點便人。人自危。自此及多事矣。此正老瞞大好處。非大度也。讀者要辨。



三國志  
總評

本初自非孟德敵手。卽處許攸之言亦無用也。勿遂以成敗爲攸一人口實。方是具眼者。要知國破家亡消息。止看袁本初所作所爲。便是樣子。  
老瞞將私書燒却不究。此安肅士妙訣。若一點便人。人自危。自此及多事矣。此正老瞞大好處。非大度也。讀者要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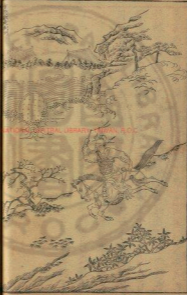
此說見五  
卷附錄不  
知者以爲  
虛說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袁紹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爲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迷與建墳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盡皆騰裂，詰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深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深、義柔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





又有詩歎袁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非棟樑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玉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  
亡之禍至有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賊則已必  
死且曰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子所事慮不存已夫諸  
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  
適彼樂土言去就邪紹有道可也

田豐死于獄中知者皆笑袁紹回冀州心領意會不理政  
事其妻劉氏勸立後諡共字君稱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  
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  
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  
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稱讚尚有才德  
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  
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字軍馬當初審配逢紀  
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  
帝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  
命弱吾立其後為河井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  
聰明事多躁暴二子熙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



賢敬士，吾欲立之，故意如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王公，言猶在耳。校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舍者遂止。』分定故也。謙為其長，今居于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糜爛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表紹不決，人報表熙自幽州引兵六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表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單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憤髮盡白，皆拜于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彼遼東殷旭善騰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來本初重斂于民，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兵，中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敗旭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表人家，鷄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



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曰下決戰使  
回見紹兩軍奮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  
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盤于兩邊操曰計窮  
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刃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  
衆將曰誰敢出馬來向欲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  
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  
三子素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  
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二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  
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箭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  
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  
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關合收軍還寨操與衆將商議操  
奏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今操還  
軍于河上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  
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  
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  
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  
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  
領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  
曹操軍無去監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



解老  
第

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方斬十數將衆皆大亂袁  
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起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  
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  
衛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  
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  
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  
驚奔入有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  
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  
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南軍擺開  
乃曹氏宗族也

破只  
了  
計

去路絕大門口若不決死  
重圍裏無高幹皆被箭傷紹逃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  
步人衆約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二  
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  
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審必  
來追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諺曰青州兵糧  
極多兒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平河郭圖水急隨袁譚前  
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今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  
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奉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  
與審配逢紀督領軍士城中虛積糧草準備曹操兵來却





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  
細作探知回報紹計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  
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  
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取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  
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今晚衆曰若任其民必懷大事操  
曰民爲邦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  
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刻簡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  
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龔  
乘虛引軍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曹操留曹  
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親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  
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劉玄德敗走荆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鄉  
人民死喪畧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辱傷况禾稼在田之  
時不可擾動操且罷兵正俚荀彧書到說劉龔欲攻許可  
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劉玄德探  
知曹操兵來近穆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于東南角上  
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  
出馬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肯

此其心  
實好也  
漢書

此其心  
實好也  
漢書



義志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誣之言。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託言。玄德遂謂丞帶詔，操大怒，殺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大舉，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發一陣，心中甚喜，使人探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入言曰：不意今曹操敗之銳氣也。雲長曰：本可輕視，操奸計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卽怯，賊也。玄德使趙雲擄賊，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擄賊，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進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需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救。老小急遣雲長，被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擄賊。



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礮山  
而走子龍輕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飲步軍先出馬  
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上山  
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將曰休敢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  
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驚走跟  
趙雲曰王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  
德掣雙股劍後隨塵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  
于禁趕到玄德助戰肋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  
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  
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  
請趙雲劉老小皆至劉辟引孫乾前雍糜芳亦至玄德  
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起來幸  
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  
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  
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  
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  
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  
受此窮極功名不成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  
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  
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





三國志

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未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比及去救冀都，冀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冀都去，報警殺散夏侯淵，逃遁起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販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起來，玄德使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擇見寨寨去，見來軍不趕，玄德趕得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一江，喚上人間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下無置錫之地，誠恐有慢諸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于心，遂作詩歎曰：

強暴橫行仁義殃，老天何事欠分張。功名未遂英雄困，到此何爲不斷腸。

雲長曰：「見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爭天下，數敗于

望遠不濟  
戰何能如  
此亦未可  
以幸得之  
矣子龍其  
知也

三國志

第二十一回

十



三國志

蜀志卷之五

魏志卷之五

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國百年基業基等與兄自破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怒生變異兄勿墮志憲天下笑焉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惟荆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孫漢江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關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荆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于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曾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為進見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

諸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投表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不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

漢書大志

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袁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謔言而妬賢嫉能，取劉表聞之，用言此退蔡瑁曰：吾王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聞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院宅居住。已定連日設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于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便下荆襄，倘袁紹從非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表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知還兵許都，少養軍士之力，待東消春煖，引兵向非，先破表，術回得勝之師，來攻荆襄，南非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

史記

三國志

第三十一回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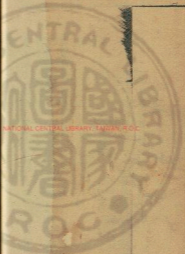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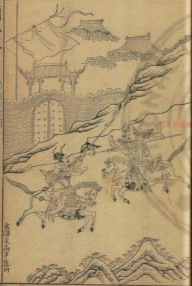


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製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總評

孟德雖國賊猶然知民為邦本不害禾稼固知興王定霸者即假仁仗義亦須以民為念方幹得些小事業何故今之為民父母代天子稱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也卒之男盜女娼也又何尤焉孫乾對劉表之言字字沁入肺腑安有不從之理乾可謂言語之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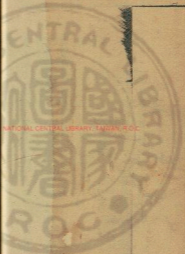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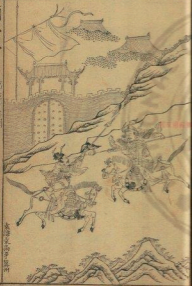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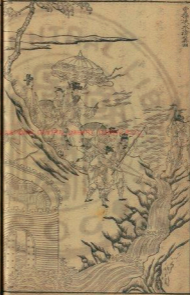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三十二回

表譚表尚爭冀州

表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于父前顯耀才能不待  
 表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  
 遼當先出馬表尚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戰不  
 三合隔架遠擣不住大敗而走被遼掩殺尚不能主張急  
 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表紹聞表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  
 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省人  
 事劉夫人急請醫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  
 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表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



寫遺書，絕嗣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俊傑三千客，  
設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鷄膽事難成。  
可憐一種傷心病，經脈相傳兩弟兄。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誰無斷豈豪家。關王霸業渾如夢，  
枉害傷心吐血勞。

論曰：素本初以愛俠得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聚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  
議，則君子傾心。盛哉！其所資也。韓非曰：狽剛而不和，  
被適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  
相越而欲坐收天運，擬聚三分其利，木偶之于人也。

如子厚子  
可裝一笑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表紹所  
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于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覓其  
頸刺其面，毀其屍，其妬忌如此。表尚恐寵妾家屬爲害，盡  
收而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表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

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表諱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  
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王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表。  
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

預定機謀矣。表諱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于城外，  
觀其動靜。表當親往以祭之。諱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

是





和國可也

如

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  
父親遺書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  
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  
策願乞審正南達元圖二人爲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  
謂道如何離得圖曰如此至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二  
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鬚拈着達紀就查甲綬一同郭  
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甲  
綬譚大怒欲斬達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達免之  
郭圖審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達紀在  
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違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

聖吳對千

大謀今留達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校募起行前至黎陽  
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探遣徐晃出馬  
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于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  
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君應  
付些軍馬多則有候于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  
救軍已到達樂進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  
之亥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達紀責罵曰  
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王公必親自來  
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  
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

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表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懼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爲先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曠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此時表與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前兵與操相待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譚尚懸於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操幹離城三十里下寨慮張爲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表與高幹各自辭去表諱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爲長子及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表尚曉呼所生今承大爵如何李之圖曰王公可勒兵于城外只做請表尚審配蒞席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



是  
卷之十  
李嗣仙年

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秦兄弟而不視天下其誰親之彼說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所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于天下願王公許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秦尚尚與秦配尚欲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姦計尚曰秦何配臣不如乘勢攻之秦尚全裝備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秦譚見秦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尚曰汝棄死屨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秦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

持家引賊殘軍馬奔走平原

平原府平原縣

尚收兵還秦

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騰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無幾各斬岑壁于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勳除根本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乏糧少顯南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曹公使提兵來擊顯南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南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進北尚可擄矣若曹公擊



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欲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  
繼必自退去趙國遠非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爲敵矣譚曰  
可用何人爲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譏乃潁州陽翟  
人姓辛名毗字佐治兄爲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  
之弟可譚論于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  
譚卽時去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至譚修書呈付毗使  
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  
表見屯軍于西平西平今屬汝南河南平輿縣表遣玄德引兵于前部以  
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表譚  
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于寨中操聚文武計議

參昱曰表譚被表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  
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度  
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旣引兵至此安可便  
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  
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  
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  
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  
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表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  
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遣辛毗飲酒操曰表譚  
之降其真耶詐耶表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



此有  
字中  
通後  
者也  
下  
人者

問與與許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  
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  
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  
謀臣誅于內兄弟邊隙因分爲二連年戰伐甲冑生虀益  
加之旱蝗饑饉並臻罔無困食行無果糧天災應于上人  
事困于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上崩瓦解此乃天滅袁  
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  
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運救則攻城郭尚運救則譚  
覽襲其後以明公之威就困窮之敵平凌懲之氣如迅風  
之播秋葉矣天以表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則州州

勢之是國內民和心願急未可搖動今二袁自相殘害  
可謂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平  
豐熟袁氏改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怪今因其請救而撫之  
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非河非河既平則六軍成  
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  
而言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袁  
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投寨退軍

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  
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滄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發自回涪州操進兵渡河表尚懼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末壽趕來二將截住歸路表譚于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于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曠翔二人為媒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自濟河起淇水入白溝淇水出濮陽以通糧道然後進兵

各傳大過  
河字三事

走賊

令譚且居于原帶呂曠呂翔退軍于黎陽屯住郭圖語表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榜籠河非人心終久不容王公也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呂翔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來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將印來獻于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要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





安長尹楮屯毛城通上黨上黨今澤州長子縣運糧道令沮授之子

大將沮鵠守邯鄲邯鄲今屬廣平府以遠攻曹公王公可進兵

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糧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

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

知尚兵來近告急于楮楮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

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曰丞相何坐而欲待

天雷誅殺譚尚二表子楮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

兵攻鄴楮自引一軍來攻尹楮兵臨本境楮引一軍來迎

楮出馬楮曰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雙出

尹楮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衆奔潰楮招過大半殺

降操勸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

不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蹙不遠遼急

取弓箭之應弦落馬楮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先除此

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楮令三軍造城築

起土山及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馬禮會

酒有候運警配拿下打四十春杖馮禮恨之關門降操操

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

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

操如欲  
不得本  
中

上照視軍馬當夜見突門關上城外無燈火記曰馮禮必  
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關門門閉馮禮

及三百壯士皆死于土內，搦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于涇水之上，以候表尚回兵。表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日圍困葦蕪，軍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涇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嶺隨後，便至馬延張嶺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操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表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表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遠。」

出盩水界口，搦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表尚出盩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算着盩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草，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道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于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表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發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



張

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饑色。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張遼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幡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于地。操教千餘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撞燈，上正中兩箭，險透其額。衆將急救回營。操更不換馬，便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

張

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于半路。出馬打話，呂曠曰：「表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趕入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遺豫州刺史陰斐、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切尚寨，尚盡棄印綬飾物，不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中山今屬真定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



老四

之概然其計先差軍于城外掘壕暫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外掘壕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爲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壕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麥尚印殺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于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爲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

亮是也  
好以

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于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既將書獻操操喚諸將聽命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曹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于此操曰昔日孤

子  
審榮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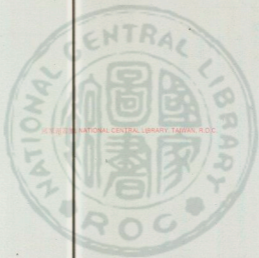
總評

辛毗竟爲曹公亦有見之士也。袁氏弟兄不和自然  
喪亡矣。彼有弟兄不和而不喪亡者乎。凡有兄弟者

鑒之

如審配輩如何便算得忠義也。主非堯舜之主。死之  
不道自盡其心耳。謂之硬漢則可謂之忠義則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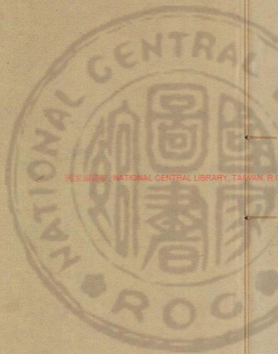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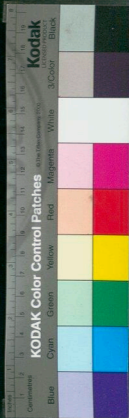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女生于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且其母張氏常夢見一  
仙人手執玉如意立于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  
玉衣蓋贈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  
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對  
有立騎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婢皆上觀視之甄氏獨不  
行姊怪問之曰門外走馬爲戲老幼觀之汝獨不觀何  
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  
兄筆硯使用兄曰故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  
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  
試不知當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

夫夫是也

此等留  
天子人  
當以之  
去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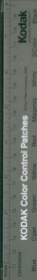
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散買裁之甄氏時年  
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亂之道也  
匹夫無罪伏寶爲罪又兼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賑給  
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  
兄喪悲哀過制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恩愛甚  
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氏教誅曰兄不幸早終嫂年  
少守寡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  
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  
娶與中子袁熙爲婦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  
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

衆將詰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或不  
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殺之荀攸  
諫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酌之操教喚出甄氏拜于前  
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拜而哭甚哀回顧與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謂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尊天若何紹曰吾南據河非阻無代兼戎

水陸

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置斛安紹妻劉氏之心仍下令曰河非居民遺棄之難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中朝操自領異州收次日許褚驅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爲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捉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後人

水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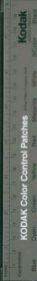


有詩歎許攸曰

世笑南陽一許攸，效鵝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猶道吾才獨燕州。

操問其間諜，知戶種冀民曰：騎都尉崔瑗、散騎侍郎袁紹守境，絕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專人接之。瑗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瑗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曰：「昨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奈故為大州也。」瑗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鼎沸，二表兄弟親尋干戈，冀方悉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推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乎！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報，謂滹息澤趙時操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心戰，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袁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諱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于劉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依愚所料，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所擒耳。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只宜養兵自守，被蹙求援，切莫妄動。」表曰：「當何以退之？」玄德曰：「可作書與兄弟二人，以和解為名，緩緩絕之。」表然其言，遣人以書遺譚曰：「君子遠難，不適憚，國交絕。」

忠志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五  
慕容皝

不出惡聲。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面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家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遂于曲直，君當先除曹穢，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蔽由父之獲也。得未書看之，知未無發兵意。譚料非操，遂乘平原走保南皮。南皮，即今河北安平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遣兵南皮，時天氣蕭寒，河道盡凍，糧船不動，操傳令差本處百姓曰：嚴冰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

然

曰：抽得百姓來，霸之百姓，則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君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皆垂淚而去。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城與曹軍相敵。兩軍對圓，操出馬以鞭拍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于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連遣軍四面圍住。譚使辛評見操說投降，操曰：表譚年幼，反覆不常，吾難准信。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



許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  
二心耶許氣昏于地酒吏而死譚甚悔之後有讚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非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不能勝今日盡驅百姓當先軍繼  
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雖雄可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  
兩皮百姓使督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  
驅百姓在前喊聲大震一齊衝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  
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過地操見未獲全勝操素馬上山  
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曹洪  
奮威突陣正迎表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于陣中郭圖見

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掃  
而入人馬俱墮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  
軍來到乃是表庶弟下驍將焦觸張克操自引軍迎之二  
將皆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亦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  
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  
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軍攻幽州來破袁熙表尚先說  
曹操殺將表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  
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于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  
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袁  
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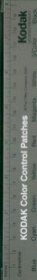
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我生受舜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表氏厚恩若得收葬譚屍于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表氏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觀此地也操遂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表尚已投表熙取之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表氏降將焦觸飛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飛南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河北降兵一人商議燕城打兵星夜奔遼西而去投烏丸烏丸漢郡名魏城在遼平海濱幽州刺史烏丸觸殺白馬爲祭聚幽州衆官歎血爲盟共議背表向曹之事烏丸觸先歎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歎血循至別駕韓琦前琦乃擣刀于地而言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下爲也一席之人盡皆失色烏丸觸曰夫典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琦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琦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逕來降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操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關口不

魏志卷之三

能下壹關在山西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  
拒關擊之不能下操集衆將其謀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  
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  
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爲袁尚輕視故降  
曹操曹操爲人詭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疾開關  
相納高幹末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  
入言曹操之過幹曰曹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乘軍心不  
定今夜劫寨甚等確實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  
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巴奪了關高幹查  
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  
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于地言曹操吞併  
故舊疆土今欲犯王于地而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非  
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讐何敢侵吾地上汝欲使  
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  
都尉王瑁殺之將頭解送曹操操封瑁爲列侯并州既定  
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拿袁熙以絕禍根曹洪等曰袁熙表  
尚兵敗將下勢窮力盡今投夾狄夾秋貪面無親豈能爲





通

大是  
是

尚用今引兵入番邦境界，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而勿進，為上。郭嘉進曰：「諸公言者，錯矣。公雖威振于天下，胡人恃其邊遠，必不設準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于番邦有恩，而尚兄弟猶存，今舍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助，相死王之臣以生冒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謀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寨。看龍古寨名即今赤州府盧龍縣也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

老

崎，據有回軍之心。關于郭嘉善此計，不伏水土，許病于車上。操泣曰：「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非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往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于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脂瓌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

由無終

無終今改王田  
縣屬順天府

不得進而退解池無備若欲回軍

後盧龍口越白楸之院

白楸在順天府  
府署雲霧

出空虛之地前近柳

城

柳城漢縣名  
在順天府

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探從

其言封田疇為堵非將軍作將軍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

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

遼前至白狼山

白狼山在  
遼東郡上

却說袁應表尚會合冒頓等

數萬騎前來張遼依報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

頓兵無隊伍雜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

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

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于馬下餘眾投降自名王已下

胡漢相雜二十餘萬口袁應表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

收軍入柳城操使人探報嘉病回報嘉病九分操封田疇

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虛說之寨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請

效死不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

從操乃拜疇為謀臣操慰單于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

匹操領兵回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

馬數千匹為食樂池三十四丈乃得木操回至易州重賞

先曾諫者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微倖成功雖得之天所

俸也故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



勿難言之。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  
祭之，哭倒于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曰：「諸  
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小，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  
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辭死所封之書呈  
上，曰：「郭公臨亡，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  
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視之，點頭嘆歎，諸人皆不  
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  
賓服，即日來，聽東向二人投之，必久爲患，不如乘其未動，  
遣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  
公孫康自送二表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

第七卷

言回之衆皆不信，都說去。操表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  
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表惡  
表，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表紹在日，  
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表惡表尚，兵敗將亡，無  
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鶴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  
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遂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汝。  
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表以助  
之，彼爲腹心也。」恭答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  
意，必不動矣。可探聽之。」如曹公進兵，則留二表，如不動，則殺  
二表，遂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表惡與

進



三國志  
表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爭衡。督投之。却當  
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威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非也。尚  
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于館舍。每日使人  
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  
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于壁衣中。使人請二表入。相見  
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回避欲議密事。尚見  
座榻上無褥。濟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備坐席。康顧曰。言  
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手足無措。康  
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捧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  
盛貯。使人送投易州。表見曹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  
惇張遼入。尚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  
吾待二表之首。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表。熙  
表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笑曰。不出奉亭之  
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兗州侯。拜左將軍。使回  
眾官問操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將郭嘉書以示  
之曰。

今聞表熙表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表  
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之後。必併力迎敵。意不可  
下。若緩之。公孫康表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眾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于郭嘉靈前。嘉亡年三十

如此人如  
何可也





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史官有願讀曰

天生郭本系豪傑冠翠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

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極棟樑

雖然天數三分定妙算神機亦可圖若是當時存奉

難容西蜀與東吳

掛領兵還董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于許都遷葬程昱等  
請曰非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  
志諸君先言正合吾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  
仰觀天文時有祥光在個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  
圖也做日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非正看間忽見一道金  
光從地而起做曰此必有寶于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  
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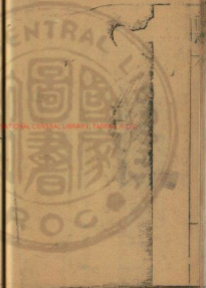
老瞞易州賞謀真帝王之策也加以成敗論事便同  
小兒老瞞豈觀場者哉固知若是丈夫決不從人啼  
笑也

史官以郭奉孝爲君在可西無蜀東無吳也此亦董  
子之言當時奉孝死智週奉孝者尚多何卒三分也  
固知隆中之言非一賄之言彼已於眼窺之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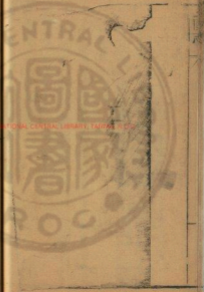


六朝書畫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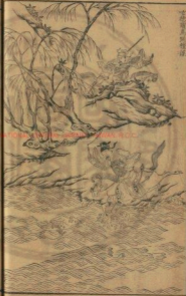


大正十三年  
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第三十四回

劉玄德赴襄陽會

曹操于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岡故曰此何物也攸曰昔舜  
 母夜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  
 作高臺以慶之操大喜遂令造銅雀臺于漳河之上即日  
 破土斷木燒瓦磨礮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建  
 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  
 邊一座名為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  
 之意二年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娛  
 吾老矣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時善屬文諳經

銅雀台  
 一、劉玄德  
 二、曹植  
 三、曹操



此等文字  
他處皆有  
不足為奇

書曰論詞賦數十萬言無一字差錯當作文章呈父操曰  
汝何人耶對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操甚愛之操妻劉氏生子曹昂征張繡時陣亡下氏生四  
子不彰植熊輝獨愛植于是留曹丕曹植在鄴造臺操令  
張燕守非寨操所得袁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  
都議封功臣皆爲列侯操表軍祭酒郭嘉表曰

臣聞袁忠實賢未必當身念功惟德恩隆後嗣是以楚  
宗孫叔斷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  
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  
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賡乘坐共輜席東擒  
呂布西取許都輸素請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還  
定烏丸震威遼東以帛表尚雖假天威易爲指揮至于  
臨敵發揚誓命西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未顯短命早  
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許佐宜追贈嘉  
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謹表以聞

封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于府中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  
軍方北征而回未可速行更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  
一鼓而下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  
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原降張虎  
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荊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

每說此之  
去有長木  
先之嘉也  
先於天也





三國志

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往攻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兵來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迎衝過陣去。鎗刺張虎于馬下，就杜任壽頭牽馬回陣。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于馬下。餘衆潰散。玄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利。遂班師回表，自出郭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度張營孫權皆足以爲慮。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

張飛、趙雲、趙雲之域，關某拒固子城，以鎮張營。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境，自居荆州久，必爲患。備爲人忘恩失義，不可同守荆州。蔡夫人夜對劉表言曰：我聞荆州人多與劉備往來，客在城中無益，不如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讚不已。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劉表大喜，騎回城中。關、趙雲見而問之，表曰：玄德送之。越曰：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馬也。



大德  
卷之三

騎則妨王張虎爲此馬而亡王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表請玄德飲宴而言曰夜來所患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進可用表處空副敬當送還承遠騎坐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于本縣屯札就收錢糧爲用玄德深謝隨領本部軍馬迺往新野表自送行的別之後一人在玄德前長揖曰不可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臨下馬問曰此馬何不可騎也籍曰昨聞荆越對劉表說此馬名的盧乘則妨王因而還公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凡人於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可因一馬而能妨吾哉籍服其言遂自此

卷之三  
大德  
卷之三

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于縣衙屋上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以爲異僉臨分覓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夫人夜夢仰吞非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操非征玄德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非伐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遂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

未無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日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建  
安十二年冬聞操自柳城到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也忽  
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  
表曰近聞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都日漸強盛必  
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聽君言故失此大機會玄德曰今天  
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惠之于後未足為  
恨也未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又淚下不止玄德  
曰兄長有何事不決如此垂淚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  
於汝爾汝嫂蔡夫人由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親  
骨肉非比外人又素謹厚特以告之玄德曰兄長有何難  
為之事願聞心腹之善備可用備去定刻備雖死亦所不  
離表曰前妾陳氏所生長子劉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  
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  
于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在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  
因決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憂蔡氏  
權重可徐徐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也表默然原來蔡  
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敘論必竊聽之是時正在屏風後  
邊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入廁數解肉復生  
潸然流涕不住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表問曰弟  
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散今不復騎





卷之六

辭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足以悲耳未  
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請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  
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耳操雖有四十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第  
之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備若有基本何慮天  
下碌碌之輩也表聞之怒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  
起歸于館舍劉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讚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  
禰肉因生猶感舊爭教寰海不三分

婦人小  
自  
卷之六

劉表聞言不語蔡氏曰適問我于屏風後聽得劉備之言  
足見有吞併荆州之意吾人如草芥今若不降必爲子牙  
之患表不答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  
此事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志久後必吞荆州不如先  
就館舍殺之告表未曉蔡氏曰事宜謹細不可造次瑁出  
點軍伊籍知瑁有害玄德之心當夜來報教便離荆州玄  
德曰吾未辭景升豈可去也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  
某與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玄  
德已去矣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于壁間逕入見表言  
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及詩于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  
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曹代學如  
在說得相  
對

劉表是前  
人

大當是年  
及年必有  
一發人作社

困守荆襄已數年眼前空對舊山川蛟龍豈是池中物  
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對  
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來未曾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  
謀也回步入房用劍尖刮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  
士已懸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圖之蔡  
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姐蔡氏商議即日倉廩豐足欲  
大會衆官于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見掌軍權何必  
問我明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畿合聚衆官于襄陽就隨瑁  
人馬勢成今日已得舉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楚  
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請客瑁曰二子年幼恐成子不  
猶欠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  
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  
知失語不敢告衆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  
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衆皆大驚言者是誰舉竟何如下  
回便見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王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恐  
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請赴會恐有詐謀故諫勿往  
玄德將前項事盡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琦



君子心  
自是如  
人如

州又無嘆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也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逆無好逆會無好會哥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起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觀音王粲傳異文聘王威欲義劉先文武等及眾謀士出迎玄德見二公子在並無疑忌是日請于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遠保護主公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實不能行持請尊叔情密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爲幸玄德曰吾本不該當此爵不見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盡皆到了蔡瑁預請蒯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爲荊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審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則預先准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外已使弟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聽候處未可加誅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



席于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已  
安排定了當日殺字字馬大汲宴飲先請玄德玄德所乘  
的盧馬出入便馳心甚愛之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  
拴繫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  
坐趙雲帶劍立于側酒至三巡支聘王威入請趙雲趙雲  
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外救拾得鉄福相似  
三百軍都起歸館舍以待牛醜曉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  
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日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盞盞  
推起如廁伊籍已于後園等候附耳報曰城外東南非三  
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使君急從後道去勿遲蔡瑁已  
定計要害及多日矣

范增定計傷高祖蔡瑁存好官蜀君不是忠臣先獻策  
應交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  
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  
不住門吏飛報蔡瑁瑁便上馬喚五百軍隨後追趕却說  
玄德撞出西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住去路此溪名  
曰檀溪檀溪在襄陽府城西河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繁玄德到  
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五百餘甲軍士隨蔡  
瑁起來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

計當此



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繁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鞞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翻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讚曰

玄德曠腸進難日龍駒天賜祥生威雄鉄騎追來意湖滾寒波阻去程玉勒縱時雙耳聳金鞞擊處四蹄輕的盧一躍檀溪過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駭馬詩

襄陽城外接長途東往行人歎的盧兩岸蹄踪埋綠草半灘水影撼青蒲夜靜月明橫素練波搖星散散瓊珠莫誇王有西川分春為富時得駭駭

又題玄德之福詩

檀溪流水碧溶溶過客登臨憶舊蹤玄德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果招凶波開蹄躍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休誇駭馬分明背上是真龍偶到檀溪觀舊跡曾逢故老論三分王憑洪福應逃難馬仗神威迥不羣坐下當時扶社稷驍心有日會風雲須知天意難排定千里龍駒萬乘君

蘇學士古風一篇單咏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



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相交持，  
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  
腦後追兵又來到，一川烟水漲。檣溪急叱征鞍，往前跳  
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  
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王。坐下龍駒兩相遇，  
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王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酸。  
夕陽寂寂照空山，三分勛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胡曾先生有詩曰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何處埋龍骨，  
流水依然遠大堤。

玄德路過溪河，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趕到。玄德呼  
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相謀？則瑁  
曰：吾無此心。使君休聽傷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  
箭，撥馬回望西南岸而去。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  
回城，西門內越子龍引三百軍起來，不知蔡瑁如何，下回  
便見。

雜評

的盧妨主，其言甚驗。畢竟劉表是王，救玄德而去，非  
妨劉表，而何余之註腳的盧者如此，聊發前者一笑  
而已。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見婦人小人得陰氣偏  
多偏與君子爲難也吁人亦徒爲婦人徒爲小人耳  
何妨于君子乎哉何妨于君子乎哉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見婦人小人得陰氣偏  
多偏與君子爲難也吁人亦徒爲婦人徒爲小人耳  
何妨于君子乎哉何妨于君子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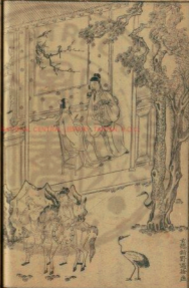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回

劉玄德遇司馬徽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馬急入  
觀之席上不見玄德于龍大驚出投錦全瓚得人說蔡瑁  
引軍望西趕去因此火急騎錦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  
蔡瑁囑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  
護細之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  
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引着軍馬圍攔瑁曰九郡  
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  
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



玄德引野馬歸





子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三百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已入城去了。子龍擊把門軍，追問着說，飛馬出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痴，想此濶濶不覺一跌，而過豈非天意也。望南漳笑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後黃巾劉玄德小否？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名？取小童曰：雖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言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

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曰：我師父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州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那林中便是莊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統來相探，坐于樹下，同講論典文。從朝至暮，不倦。吾師其愛呼罷統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得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



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  
 忽起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  
 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襟尚  
 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  
 是劉玄德也水鏡懼惶致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  
 見徐推萬卷詩書窓外盡栽松竹橫琴于石床之上清氣  
 飄然玄德起曰偶爾得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  
 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聽謠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  
 遂以家書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  
 活可也

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于形勢之途耶玄德曰將  
 不齊命途多蹇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待其人  
 耳玄德曰倘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或有關羽  
 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張  
 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方孫乾糜竺簡雍  
 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  
 霸業之人也玄德曰講屈身奉已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  
 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  
 傑也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也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  
 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

三國志  
霸之根基如此則爲俊傑也玄鏡曰恐此時無這等人物  
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  
時無也玄鏡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那  
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才遺到頭天命有所歸  
泥中龍向天飛

此誰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  
升喪却前妻便生家院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才遺者不  
久則景升造矣景升遊則文武零落無才遺矣天命有所  
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讓當此水鏡曰  
今天下之全才盡會于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  
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  
雛何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  
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却喚小童具飲僕相待  
留于客房內宿馬限于後院玄德因水鏡之言睡不着約  
也更添怒聽一人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密  
聽之其人答曰久聞劉皇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  
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害也何  
故棄之其人答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故遺書  
以別之水鏡嘆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于戈說起

知  
心  
人



此也  
故也  
天可保

今  
也  
不  
也

初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聘而出，携美玉、件、磚、石、貨、于人間，以取其辱，乃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不亦謬乎？子貢云：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劉景升，取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也。候天晚，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灘水鏡曰：邇來投明王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間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庄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軍引數百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回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請玄德上馬，恐人來縣中斬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而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就跟随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也。雲長等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



必投書與荊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櫓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為敵害吾弟也。瑁挾輜不過。表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免。死表恨不息。孫乾告曰。不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不敢赴荊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奉。自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郭外。坐下騎的盧馬。玄德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叔侄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為巾布袍。皂纒。烏履。長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今火欲燼大厦。將前今一木難扶。四海有賢。今欲投明主。聖主搜賢。今却不知吾。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問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風雛吞。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嶺

上

嶺上即今河南許州

人也。姓龐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

托。未敢輒造。故行歌于前。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于廳下。單福曰。此馬

卷之五  
第五十五回



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王。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跪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王非妨王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來之待妨死了。那人方可禳之。自然無事。玄德嘆從者。教點湯。福曰：吾聞使君適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吾自願上到此間。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民恤物之驗。

也。玄德拜軍福為軍師。劉表本都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荆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荆襄。就看動靜。虛實以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有謀許昌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荊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軍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擒將



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軍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之地。只見山後塵頭起處。呂曠引五千軍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角。玄德出馬于門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曰。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之。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于馬下。呂翔引軍便走。行無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爲首大將橫刀躍馬而出。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奪路而走。後面關公遮運追襲。又行不到十數里。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出馬。乃燕人張翼。徑取呂翔措手不及。被張翼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飛手下軍士盡皆擒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獨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餘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勦捕。此爲上策。曹仁曰。不然。目今二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薦。爲用牛刀。吾與汝擒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汝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賊。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





三國志 六  
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  
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投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  
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汝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懇起  
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  
何

總評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不好人何故定欲做好好先生  
也然當此世界却又不做好好先生不得若不做好  
好先生便不好了好及不好不好及好奈何

此圖畫李典投新野



日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投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汝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懸起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

總評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不好人何故定欲做好好先生也然當此世界却又不做好好先生不得若不好好先生便不好了好及不好不好及好奈何

卷之三十一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徐庶定計取樊城

第三十六回

徐庶定計取樊城

曹仁忿怒，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接新野來。先差人于河岸，收拾船隻，準備渡河。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投兵，而來樊城，空虛難隔白河，可唾手而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接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也。吾必擒曹仁矣。」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李真出



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擋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蜀刀斧手推轉李典正欲斬時諸將苦告方免曹仁教李典爲後軍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單福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單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闢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亂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還在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趕長其走雲不起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救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任如不



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算定了。」却說曹仁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來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殺一尋紅，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張翼，德也引衆掩殺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水中滄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關雲長也。兩軍混戰，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了一陣，因此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于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冠封侍立于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之甥，男冠封也。精熟武藝，父母雙亡，泌乃母舅。在此倚傍學業。本羅敷冠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



德曰吾待爲子彼必待我爲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于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長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果何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警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有吏問其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于車上擊鼓令人車人識之雖有識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易姓名逃于他處于是感激乃踈巾單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

論此人乃穎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多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惜乎賢士歸于劉備必勸羽翼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與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而來丞相親自款待而對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負却朝廷正猶美玉落于淤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付筆寫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



左右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  
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  
徐母兩目圓睜罵曰汝何虛語之甚也吾久聞玄  
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  
湯之德况又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救子燔  
夫皆知其名而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  
托名漢相實乃漢賊耶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恥如何使  
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代之罵名乎言訖長筆于地取石硯  
便打曹操擲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將斬之未知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昱入諫諫曰  
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  
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捨地以助劉備  
而盡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  
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也  
操然之遂送徐母于別室養贖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  
言曾與徐庶為昆弟時常送物必具手啟徐母亦作手啟  
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詳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  
持書運奔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僚軍士達知庶知母有



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日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言汝背友下于經綏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物勞之恩望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筆淚如湧泉持書來見玄德曰其本領刑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荆州劉景升相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實救

于河馬水鏡原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諉詞陳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于前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老母被曹操釘計因于許昌將欲垂命特書來喚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事使君

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日暫歸尚容再會玄德哭曰子母之道乃天性也元直無以備爲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許昌盡知我軍中虛實若使此人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





苦留休致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母死必  
與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  
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乃是不義  
也吾寧死而不為不仁不義之事也衆皆感歎而去玄德  
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  
沾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爾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  
髓亦不甘味也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于郭外安排  
饗行玄德與徐庶上馬出郭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  
勸徐庶曰備分淡醪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謔望先生善  
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  
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縱曹操逼勒事之終身不  
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  
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也今以失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  
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何心灰如此  
也玄德曰惡意度之恐天下無如先生者庶曰吾樛櫟庸  
才非樛櫟也使君可求樛櫟以佐之玄德泣謝徐庶謂諸  
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休效庶  
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  
離又送一程彼各上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



此則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生此去備心如劍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等勸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乎？」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趕庶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來，莫非

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君可與某請來，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比庶也，使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也。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定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吾比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也。漢司徒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



貢爲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從叔父玄爲袁紹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遜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與弟均躬耕于南陽好爲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岡故自號爲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處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生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康曰鳳雛棄陽歷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龐德公之所言也玄德踴躍而長歎曰今日方信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

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歧哭別兩情濃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卧龍

四海蒼生在倒懸  
豫州天下覓求賢  
不因徐庶臨歧薦  
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到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衆將回新野便具甲辭厚幣之禮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馬入庄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事故庶曰庶本



要事劉玄德爲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來召乃捨此而往庶幾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爲享祭之儀狴乎拂袖而入庶乃羞澀而退上馬趨程而赴許昌見母未知玄德來請孔明還是如何

總評

徐元直不啻其母大奇真元直之母也可敬可敬若是單福又安得此母乎一笑一笑

元直畢竟是大賢能應已以上之人今人見已以上者百方排擠萬態變非惟恐其見知當世掩已聲名

以徐庶薦孔明視之真大端不如也

玄德  
孔明  
徐庶  
曹操  
程昱  
許都  
許昌  
許都  
許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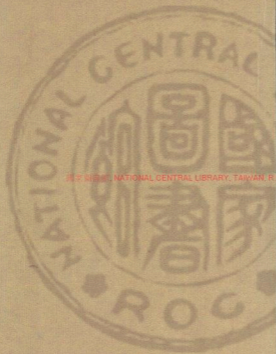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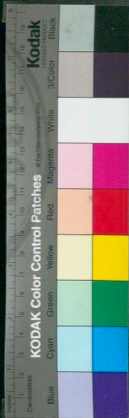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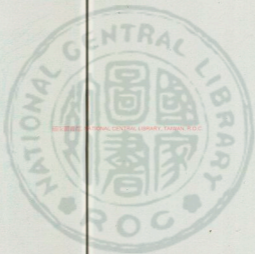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798 <11







第三十七回

劉玄德三顧茅廬

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趨程赴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來迎接入見操奉拜禮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勿自逃難遊于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侍奉盡人子之道吾亦得親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于堂下徐母大驚曰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于新野從事劉豫州偶得母書故



徐母  
傳

徐母  
傳

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曰年子亂為江湖二十餘年吾以為汝習儒學業日有進益何其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須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于四海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胄吾以為汝得其至矣今愚一紙偽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之徒空生于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伏于階下不敢仰視母自轉于屏風後少時人忽報曰老夫人自縊于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史官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

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刻肺腑讚美潯州毀陵魏武不畏  
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作  
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賢哉留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于地良久復甦曹操使人資禮平問破木為棺柩親往祭奠厚葬于許昌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往冀州引鑿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內教練水軍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只聽得把門人報門外有一先生裘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



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  
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仙顏軍務繁雜有失拜訪  
幸臨光降大慰仰慕之恩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  
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取回  
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大賢雖遭曹  
操囚下他安有持書喚子此書必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  
尚存今若去之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  
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  
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便罷又惹他出來啜血也  
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陵崔

州平穎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爲友甚密常一  
處學業此四人務于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畧每晨夜相  
隨孔明自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  
守也衆皆問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可見其人  
之志也玄德曰何穎州多賢乎徽曰昔有股肱善觀天文  
見群星聚于穎分對人曰其地必聚賢士後人有詩曰  
蜀郡靈樞轉豐池寶劍新將軍臨非寨天子出西秦未  
到三台輔曾爲五老臣今宵穎州客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于隆中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  
才不可量也時有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



心學堂  
卷之三  
第廿五

諸侯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大過也微曰孔明安敢妄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微曰可比典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微就下階相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微仰天大笑雖臥龍得其主不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人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

者自安安辱者定稱福南陽有隱君高臥臥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人所作農夫曰此歌乃卧龍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住于何處農夫遙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仰諸葛亮先生高臥之地也玄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單道臥龍居處遂賦古風一篇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鐘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睡未起修竹交加列翠屏

